

馬爾茲短篇小說集



作家出版社

馬爾茲短篇小說集

荒 蕪 譯

朱 孟 實 校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馬爾茲短篇小說集

譯者

荒

燕

校者

朱

孟

實

出版者

作家

出版

版

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外

文

印

刷

廠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132) 字數137000 印刷00001—19000

31''×43'' 1/32 印張7 $\frac{5}{8}$ 定價0.75元

本書出版說明

本書共選譯了馬爾茲的七個短篇小說。除馬戲班到了鎮上譯自一九五一年七月號美國羣衆與主流雜誌外，餘均譯自一九五一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的英文本馬爾茲短篇小說選一書。本書的附錄即該書俄文序言。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五年三月

定價七角五分

A. B. C.

目次

把戲	一
獸國黃昏	二三
世上最幸福的人	二四
路人	四二
馬戲班到了鎮上	五五
世道	六六
大年夜	一三三
附錄	
論馬爾茲及其作品(孟德森著)	三三

把戲

『隨後我就跳上車去——』

『你忘了什麼東西吧！』

『什麼？我沒有忘！』

『不，你忘了，』那人說。『你怎麼啦？』

孩子把雙眉緊皺在一起。他的年紀不大，約摸十歲。尖瘦的小臉凍得微微發青。他
睜了睜眼睛，想趕走瞌睡。

『你想想吧！』

『我想不起來。』

『你這個小傻瓜——你想給人抓住嗎？』

『我不會給人抓住。嘿，我玩過這樣的遊戲。我辦得了。』

『你怎麼能辦得了呢？你連你該怎麼辦都說不上來。』

『哼，你瞧着我好啦。』

『我才不瞞你哩。我們現在回家去，沒有別的。』

『喲，看在老天爺的份上吧！』

『你賭咒幹什麼呀！賭咒又不能幫你記起事來。我跟你說過無數遍了，我不願意聽見你賭咒。你將來會變成一個流氓，準會的。』

兩個人都沉默了。

那人嘆了口氣。往常我這時才起床哩，他暗想。往常我一起來就吃一頓熱早飯，然後手提着一個飯盒子去搭電車。

他揩了揩濃密的黑鬍鬚上的雪。可憐的小猴兒，對你來說是起來太早了，他想。你應該回去睡覺的。

『嗯，』他對孩子說，『你還沒有想起來嗎？』

孩子搖了搖頭。愁苦的臉扭成了一個小團團。

『現在你怎麼辦，哭嗎？』

『我才不哭，』孩子說。『你當我是個小娃娃呀？』

『你做的事可像個小娃娃。我跟你說的話你都記不住。』

『哦——』

孩子走出門道，抓起了一把雪。

『你在幹什麼呀？』

『我弄點雪。』

『用不着你告訴我，我又沒瞎。你弄雪幹什麼？』

『我想做個雪球。』

『你能想得到的就沒有別的啦？你不是說過，你想幫你妹妹的忙嗎？』

『我是想幫她的忙，不是嗎？』

『不。你樣樣都放在心上，偏偏就是應該做的沒放在心上。進來。』

他粗暴地抓住了孩子的胳膊，把他拉到門道裏。『你忘記了口袋！你忘記了最重要的東西。口袋你都忘記了，我怎麼敢相信你不出岔子呢？』

『我沒有忘，爸，』孩子說。『我不是把它帶在我的衣袋裏了嗎？我沒有想到你要我說的是口袋。』

『你得把一切都向我說一遍。我要弄弄清楚你是不是都知道了。現在把它拿出來。我要你把它準備好。』

孩子從他的衣袋裏拿出一個揉皺了的紙袋。他往裏面吹了一口氣，把它打了開來。

『以後你怎麼辦呢？』

『以後我就等着，等那個送牛奶的拐到那所房子背後去。』

『哪一所房子？』

『那邊的那一所。』

『綠色的？』

『不是，隔壁的。』

『爲什麼不是綠色的那一所呢？』

『嘿——我全知道，爸，』孩子說。『我用不着再重說一遍啦。』

『要是你不跟我說，我們馬上就回家。』

『因爲他到那所綠房子去，只消走旁門，可是他到隔壁的那所房子去就要繞一個大彎，繞到房子背後去。嘿，我辦得了，爸，你不用害怕。』

『我知道你辦得了，』那人回答說，『不過我們一定要做得確有把握。你的手冷嗎？』

『不怎麼樣。』

『用胳膊夾着那個口袋。』

那人把孩子的那雙白白的小手放在他自己的又厚又紅的兩手中，慢慢地搓。

『以後又怎麼辦呢？』

『等他一拐彎，轉到那所房子後面，我就跑出去，抓起一瓶，放在紙袋裏，朝另外一個方向走開。』

『你跑嗎？』

『不，我只走。』

『要是他看到你，趕過來，你才跑，是不是？』

『不，我繼續走下去。我讓他抓住我，然後我就索性哭起來。』

『你有把握哭得出來嗎？』

『有把握。我練習過。珍妮還以為我是真哭哩。』孩子笑了。『我假裝挨了一頓打。』

『噓！別嚷。』

『我的手現在不冷了，爸。』

『把手放在衣袋裏。我來拿着紙袋。如果你被抓住，以後怎麼樣呢？』

『我就不停地哭，然後你走上來說，你認識我，我是個苦孩子——』

『噓！』

那人用手捂住孩子的嘴。『有人來了。假裝有什麼東西瞞了你的眼。』

孩子眯縫起一隻眼來，張開了另一隻。那人假裝着檢查他的眼睛。

一個流浪漢冒着風雪，盲目地趑趄趑趄地走了過去。他頭上裹着麻袋。

我們比他好一些，那人心裏想。

他們望着他，直到雪模糊了他的身影。

「這會兒雪越下越大了，」孩子低聲說。「那個送牛奶的從街對面不會看見我的。我可以不止拿一瓶。」

「一瓶够了。我跟他說我認識你——以後又怎麼樣呢？」

「那時你就說我是個苦孩子，媽媽又病了。我是爲了她才拿牛奶的，如果他放過我，你以後會注意我，使我不再做那種事……就是那樣，是不是，爸？」

「就是那樣。」那人嘆了口氣，揩了揩他的小鬍鬚。「你餓了沒有？」

「有些兒餓。」

那人捏了捏孩子的手臂。「那沒有什麼。我也有點餓。你只消吐口唾沫，拍拍肚子就行了。」他往雪裏吐了一口，拍了拍他的肚子。「來。」

孩子模倣他做了。兩人都笑了起來。

「這樣做你就像剛吃過了飯，肚子很舒服。」那人對他說。

『不錯，我剛才吃了兩個雞蛋和一些麥片，』孩子說。
他們又笑了。

『好吧，等我們回到家裏，我們弄點東西吃。』

那人的態度忽然變得不自然了。他的高大的身軀往下一蹲。『牛奶車來了。拿着口袋。等我叫你出去才出去。』

『是。』孩子的臉興奮得發紅。『你等着瞧吧。我會做得很在行的。我拿過蘋果的。』
『還有一點要記住。如果出了什麼岔子，你聽我的喊聲。要是我喊「跑」，你就跑。
莫管我做什麼，你跑你的，聽見了嗎？』

『對。』

『說定了哩。』

『說定了。』

『記住，不要顧我！』

『對。』

牛奶車慢慢地從街上走了過來。那人和孩子在門道裏蹲下。

『等它走到自來水龍頭跟前。不要慌！好了，孩子。好了！現在去吧。』

孩子走了出去。他順着街慢吞吞地走過去，在柔軟的雪裏，腳提得高高的。

我應該告訴他把帽沿拉下來。雪會落在他的眼裏，那人想。他張着嘴呼吸。他的胸脯一起一落，每一呼吸都感到特別費勁。

送牛奶的轉到那所房子背後不見了。孩子的身體彷彿向前跳去。他跳上車頭，探身進去。

要多麼久呀，那人暗想。哦，天哪，怎麼待得這麼久呀。

孩子跳了下來，跳到柔軟的雪裏。他把牛奶瓶塞進紙袋。迅速地順着街走了過去。

送牛奶的正從巷子裏走了出來。那人注視着送牛奶的。看見他轉過街向另一所房子走去。成了。沒有問題了。他安全了。

那人又揩了揩小鬍鬚。他嚥了一口唾沫，隨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走了出去，去找孩子去了。

孩子正在下一段街上等着他。他的小臉發着光。『成功了。我行，是不是？』他問。

『是的，孩子，不錯，』那人說。他拍拍孩子的頭。『我來拿吧。』

『我拿得動，』孩子回答說。

『好吧。』

『嘿，容易極了，爸。我本來可以輕而易舉地再拿一瓶的。』他跟着他的爸爸順着街在柔軟的雪裏滑着跑着。『我明天可以拿兩瓶嗎？爸？可以嗎？』

那人沒回答。

『嗨，爸！』孩子拉拉他的上衣。

『什麼？』

『可以嗎？』

『可以什麼？』

『我方才跟你說的。』

『我沒聽見。』

『我明天可以拿兩瓶嗎？那同樣容易。我拿得了。』

『不行。』

『嘔，我能拿兩瓶。』

『不行。』

他們默默地走着。

『我真想說給大家聽聽，』孩子說。

那人站住了。『你要敢告訴人，我就擰斷你的脖子。我就擰斷你的脖子！』

『我知道，我當然不說。我不過有那個意思罷了。』

『這就是偷竊，』那人說。『就是偷竊啊！』

『我當然知道。嗨，走罷，爸，我冷了！』

他們又往前走，低着頭，冒着雪。

『你的腳濕了嗎？』

『有一點。』

『等我找到了事，我給你買雙膠鞋。我給你買靴子。長筒靴子。你可以在雪地裏隨意走，不會把腳弄濕。』

『也許救濟所會發雙膠鞋給我的，』孩子說。

『也許會的。我已經向他們要過了。我還要要下去。』

『我倒不怕把腳弄濕。』

那人突然又站住了。『你知道偷竊是不對的嗎？』

『我當然知道，爸。』

『你知道，我們只是爲了你妹妹才這樣做的！』

『我當然知道。』

『我一生沒偷過東西，』那人說。『我辛辛苦苦作了一輩子工作。我是個好工人。我總是把家照顧得好好的。你問問你媽媽就知道了。』

『嗨，爸爸，』孩子說，『你不用難過。我長大不會作小偷。我知道偷東西是不對的。』

『可是你說你拿過蘋果。』

『嗨，爸，一個人有時總忍不住想吃點好東西。』

『哼，我知道，』那人說。

『不過，我以後絕不偷東西。我要長得和你一樣強壯，找一個工作。說真的，爸！』

那人瞅着他兒子的臉。『你這倒楣的，』他暗想道。『我像你那麼大的時候，我比你高一頭。你這可憐的小猴兒。他們不給你機會，讓你長大成入。』

『嗨，爸，我冷了，』孩子說。

他們從新鮮的、白色的雪花中，輕輕地走了過去。